

## 费孝通教授的讲话

各位同志：

我今天来没有想到要我讲话。我来是有两个目的：一个是来祝贺我们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；第二个是来见见老朋友，很长时间，我们老朋友都没有见面了，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。讲话不是我所想做的事情，现在既然把名字写上去了，我只好讲几句话了。我不想象胡绳同志讲的那样大，关于社会学的整体问题，到底有没有社会学这个学问，这是个基本问题。我很同意，我们对基本问题，不能放松，都得要想，都用脑筋想，我不在这方面讲了。

我想起10年前，乔木同志，力群同志找我谈，要搞社会学。我当时很怕搞，我说老了，心有余悸呀。可后来许多老朋友都说我还年轻（当时年轻，实际上已是70岁），出来搞吧。所以，我只有勉为其难了。当时我想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，应当不存在问题，小平同志不是说要补课么？我想的问题是怎么把一个已经停了的学科重新建立起来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当然，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，呼之不一定就来，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，这个学科在人们脑筋里消失了就不存在了，可是要长出一门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里要有条件，要有一套机构，一个社会组织。学科的结构是什么呢？我当时说“五脏、六腑”，有些同志可能还记得我这句话。“五脏”就是说，要成立一门学科，至少要有学会，社会上很多人支持这个事情；第二要有专门研究这门学科、发展这门学科的机构——研究所；第三还要培养人才，使得这门学科一代一代新陈代谢，学校里要有学系，从本科生、硕士生到博士生；第四还要有一个图书馆，现在我们的研究资料不够，没有图书不行，前人的知识，当前的情报，我们都得要掌握；第五，我们还得要向社会发表研究成果，要有刊物、出版社。这“五脏”全了，学科成了。

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10年里这五个方面基本上都成功了。我们有了学会，有了研究所，不但有中央的社科院，各省都有，市也有。有六个大学里现在已建系，有的系已经培养了博士生。图书馆还差一点，我们捐了一批书来，后来福武直送了一批书，好多书都是外国人送的，现在自己著的书要到外国去找，外国图书馆里有我过去的著作，我们自己已没有，这一点还得要抓。还要有一个很好的资料信息中心。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整天自己去找资料是很苦的，要有一个综合古今中外有关信息的资料库，现在这样的资料库还不能说已经建成。下一个世纪是信息时代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信息世界，我们要改革开放，要向社会开放就要有信息，学科要有学科信息。我们社会的变化、社会问题，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，那你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呢？靠脑子里想是想不出来的，闭目塞听不行，所以从这一点上说，我们10年来在机构上五脏还没有发育完全。现在戏台已经搭起了，主要问题是在怎么唱了？唱戏嘛，各唱各的，我们可以有几天名旦，各显神通。现在社会学所达到的状况，从内容讲，我可以说不发达的。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中国的东西总要说出来呀！中国特点是什么？所以现在社会学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提高它的内容，要靠大家去创造。

以我自己讲，我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，还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我1980年时说，我估计还可以工作10年，好象身边还有10块钱，我怎么花法？我不能零零碎碎买花生米吃，我要买一

个大的东西，买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要有个中心工作，别的都是次要的，中心工作要保证完成。我的中心工作就是学术工作。学术工作就是认识中国社会，怎么认识它？就是搞综合研究。怎样进行研究呢？那就是先观察。要看得出道理来了，就要比较。这一个村看完了，再看那一个村，从不同的村比较出道理来。从点到面，我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别无高论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的。人的知识是从观察实际里边来的。有问题、有系统、有意识、有范围、有重点地去进行观察，叫实地调查，别无其它新花样。可是这点常常是不很容易。你要研究农村就要住到乡下去。从前我是有这个条件的，后来80年代没有这个条件了，不能长期住到人家家里去了。我只能请人家来，到单位去和人家谈话，最多到人家家里去进行访问。

我住到农民家里面去进行观察，那是30、40年代的事，这样看到的東西比较靠得住，能听到老实话，我用这个办法初步理解到，一个社会，一批人生活在一起，是一个体系，是一个整体。把这个整体中各部分的关系分析清楚，再看它们怎样互相影响发生变动。这种工作不必去管它什么学，我是这样进行研究的。我要看什么，我就看什么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这样搞了几本书出来。可是我们40年代只搞到村一级，没有再上去了。说这些不是说我已懂得了中国，差得远哩！可是我所写出来的确是调查过、亲自看到了的。后来因为人家想知道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，就要拿这些书来看看，越久越值钱，越久越要知道根在哪里，就要看看这些书了。写得不好是我的责任，人家是要看的，要知道根。

80年代我还在继续这么做，可能没有以前深入了，也没有写几本大书或调查报告出来。我只是帮助学生做研究论文。我帮他们找题目，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，还要给他们改文章。后来力量越来越不够了，越做越粗。但我还是想努力做。这几年，从1984年以来，我走的地方不少，在国内除了西藏和台湾，我能到的省都跑了，西藏是医生不准我去，台湾是台湾当局不让我去。江苏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所以走得最勤。30年代调查过的“江村”，我这10年里跟踪追迹，今年看了明年看，后年再看，有空就去看，看它怎么变，一共已有十几次了。这次人代会开过后我还想去跑一趟。每去看一次总是看得到一些新东西。

调查方法的第二条是由点到面，一个到两个，两个到三个，搞出各种不同的模式。江苏各个县我基本都到了，各个市都到了，乡当然不能都到，后来搞了一个全省的抽样调查。所以，江苏的调查比较全面。沿海各省我还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进行过重点调查。这10年沿海正好是大发展时期，我自己亲眼看见了。我只是想去了解农民是怎么富起来的。我要知道他们怎么搞的，我要把它写出来。我只作一个桥梁，把一个地方的经验写出来，别的地方觉得可以用就用嘛。我不是有意去出主意搞哪些东西。人家说我是提倡乡镇企业的，其实我只是说在江苏搞乡镇企业搞得好的，农民富了，至于别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搞，条件不同，搞法可以不一样。后来我到温州去，看到了温州的样子，到广州去看珠江三角洲的样子，沿海发展的确快。昨天有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叫我讲话，我说我在70年代末，我比较熟悉的江村大体说人均收入是一百块钱，那时候温州是五十块钱不到，在内地有些地方只有十几块钱。而现在，据昨天报上报道，浙江的一个县人均收入已到了1010块了，浙江还不是最好的，上面提到的江村，去年就超过一千块钱了。10年左右，从几十元增长到一千元，从两位数到四位数了。这不是谁出的主意，是老百姓自己搞出来的。我们最多是给他些条件，帮他点忙。真正的动力是历史要发展嘛，这一点是越看越清楚了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是群众性的活动。群众要求，就自己长出来，你可以压它，但它还要出来，这就是所谓草根工业。这样看看，比较比较，我觉得大有意义，因为它是一条路子，这条路子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工业化。今天

常常讲具有中国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要具体讲出来。草根工业是我们在工业化上的特点，与西方不同。

以上讲的是沿海，到内地去看看就不一样了，问题很多。我就从沿海到边区，从内蒙古到宁夏，到甘肃、青海，这一条线上看到了许多不同的问题，今天不去详细讲它了。所以我说农村发展要因因地制宜，多种模式。都是要富起来，都是要发展经济，就是要提高生产力。富起来就是富民，老百姓要富起来，不只看这个地区的总收入，看生产多少东西，还要看一个个老百姓生活得多好。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办法，我的责任就是把各种不同地方的不同办法讲出来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做行，那样做不行。小平同志讲我们要提高生产力，要翻两番，怎么翻呢？人家现在就在那里翻嘛，老百姓、群众就在那里翻嘛！我们要跟上去，讲出来，我们起的作用就在这里。

人们在低级状态时盲目性都是很强的，逐步提高到自觉，到有计划、有意识地搞，到形成政策，这个过程很清楚。这10年的历史的确是要大书特书，特别在农村，是一个大变化、大发展。我所接触到的外国来参观的朋友，都承认这一点。比如福武直先生，他说日本早就应当照我们这种做法，现在日本搞成这么大的人口集中的都市，出了很多问题。其实这不是人要这么做就这么做的，日本的条件不同，搞出来就不一样。我们是社会主义，它是资本主义。它做不出这样的东西，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，80年代这个条件下，才能出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变化，这么快的经济发展，它也带来很多问题，不可能不带来问题。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，记录得不全面，不充分，是我的能力有限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很多朋友，很多年轻朋友一起从1984年到1989做了这么一些事。

今后怎么样？每个人有他具体的条件，过去我爬山走路还可以，下乡还可以走，必要的话还可以骑马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上楼都喘气，客观规律嘛。只能适应具体的条件做工作了。目的只有一个 我要了解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在座的朋友们关心的也是中国社会怎样发展。中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道路究竟怎么走。我们要采取科学态度，要把它记录下来，把它分析出来。分析对不对，别人可以评论，记录应当自己负责，不要造谣生事。这点不容易，搞过调查的人都知道。我们想写一本《江村五十年》，讲了3年了，有几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朋友，到村子里住，去了好几次，最后来信，填的表格还得返工。科学论点不是填了表格回来拿计算机一算就出得来的。不正确就重作，没有什么话说，不能急于出书，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本书能写成，就是我的希望，但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究竟能不能出来，自己努力是一部分，天命是一部分。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不多，10年快得很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年轻人我很羡慕你们，你们还有时间。现在我有时间也不好，用不到我所要用的上去。但是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志趣，都是为社会学嘛。个人聚起来才有社会，个人要新陈代谢，免不了的，可是社会的事业是大家创造出来的，它长期存在。当然也不是永远存在的，但只要地球不毁灭，世界不毁灭，中国不毁灭，我们这个事业相信是要继续发展的。个人只能做他的一部分工作，能做的工作不多，吹牛没有用，让人家说好没用，真的能有多少成就就是客观存在。客观存在的东西很讨厌，由不得你。妄自尊大，或妄自菲薄都没有用处。这几年我得到党的领导、很多朋友的帮助、鼓励，远远超过了我应当得到的份额。现在已经开了个头，希望还能继续做好它，中间有曲折，有困难，可是事业还是有它自己决定要成长的力量。我就讲到这儿吧，占用了大家的时间，谢谢大家。

（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）